



第一章 南美轶事

寂静的山谷

我在委内瑞拉常驻的四年半时间几乎都是在使馆旧馆度过的，直到离任之前的一个多月，才迁入地处市中心刚刚落成的新馆。在旧馆，我既体验过令人心驰神往的和煦宁静，也经历过让人惊心动魄的跌宕起伏。

使馆的旧址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南部一处名叫“东草地”的山谷，地势西高东低，环绕一周大约六七公里路，是个半封闭的狭长谷地。站在山顶俯瞰，山谷的形状酷似一根硕大的火腿，东边纤细如骨棒，是与外部连接的主要通道，越往西，随着地势的逐渐升高，地形也愈加开阔，好像火腿中部肌肉丰厚隆起的部位。

与加拉加斯整座城市一样，山谷也无四季之分，一年里只有旱季和雨季。每年五月到十月是雨季，十一月到来年四月是旱季。

按说加拉加斯地处热带，又濒临加勒比海，气候本应潮湿炎热，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白天温暖，夜晚凉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全城的海拔较高，平均超过九百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城市北部沿海岸线一侧横亘着雄伟的阿维拉山系，它犹如一道天然屏障，阻挡住了来自海上的湿热气流，使之无法进入市区。在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山谷的局部气候亦如同整个城区，十分舒适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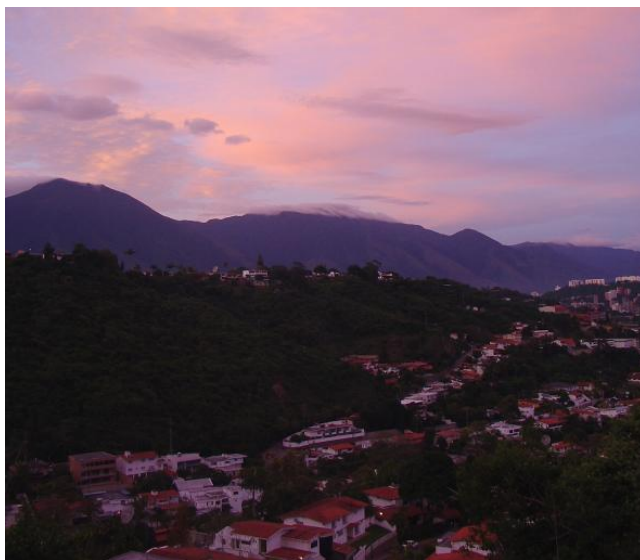
山谷的景色是多姿多彩的。

旱季。清晨，一轮红日破晓而出，笼罩在大地的深色帷幕被徐徐拉起。须臾间，千万道金光穿云破雾，绚丽的色彩洒满峰峦。正午，艳阳高照，苍穹湛蓝，风清气淡，层林尽染。傍晚，红云舒卷，霞光满天，炊烟袅袅，萦绕林间。入夜，皓月当空，云收雾敛，微风拂面，空谷幽兰。

雨季。惊雷滚滚，乌云遮天。爆豆般的雨点从天而降，顷刻间倾泻在屋顶、花园，仿佛要把一切都击碎、砸烂。每当遇有长时间强降雨，大量汇集的雨水便会顺着依山势而建的公路奔淌而下，时常将路当间需要两三个壮汉才能抬起来的厚重井盖冲得老远，让人不得不对大自然的神奇威力啧啧惊叹。

依照当地标准，“东草地”无疑属于加拉加斯富裕阶层居住的社区，家家户户都是宽敞的独门独院，院落布局精巧，房屋造型别致。它们沿着蜿蜒曲折、盘旋回

转的幽静小路错落而建，稀松地点缀在苍翠葱郁的林中空地。虽然临近市区，但是远离喧嚣，不近凡尘，一派“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田园景象。



夕阳下的美丽山谷

芒果成灾

不论什么季节，在山谷，一望无际的绿色始终是永恒的基调。那淡淡的浅绿，青翠的苍绿，浓重的墨绿，漫山遍野，构成了一幅“人在绿中走，绿在眼中流”的景观。而与之交相辉映的，则是各家房前屋后栽种的果树，有挺拔的油梨树、粗壮的芒果树、高大的香蕉树、浓密的柠檬树、纤细的橘子树……拜老天所赐，这些树木无需呵护，却全部枝繁叶茂。

绿色不仅美化了环境，也孕育了芬芳的果实。每年七八月份是芒果成熟的季节，在这两个月里，空气中无处不飘散着沁人的清香。一条条小路旁，低垂的枝头硕果累累，竞相从私家庭院的围墙向外探望，那黄里透红的果皮上溢出的糖滴，就像一粒粒晶莹剔透的琥珀，在透过枝叶洒下的阳光照耀下，泛着诱人的光晕。

然而，收获带来的并不完全是期盼已久的欢乐，也有意想不到的烦恼。落满一地的芒果捡不光、吃不尽、送不完，泛滥成灾。尤其是经过日晒雨淋后，很快就开始腐烂，几个月下来，连灰色的水泥路面都被染成了深黑色。

此外，遍地的芒果还给行人带来不便，特别是天黑以后，走在路上万一不留神踩在软塌塌的烂果上，鞋上、裤脚沾得满是稠乎乎黄色果浆，想要清洗干净很是



麻烦。

我卧室的窗外耸立着一棵逾四十年树龄的老芒果树，浓密的枝杈宛如一顶硕大的华盖，上面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个头大的重量超过一公斤，果肉异常细嫩，连一根塞牙的纤维也没有，所有吃过的人都称从未尝过如此好的品种。唯一让我苦恼的是，在收获季节里，每天都有熟透的芒果不断从高处坠落，咣的一声重重地砸到附近的铁皮房顶上，若是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巨大的响动常能将人从睡梦中惊醒。可尽管如此，我却从来不抱怨，否则，该有人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使馆院内的芒果树

可爱的动物

与随时随地映入眼帘的植被相比，各种各样的动物才是山谷里灵性的主题。这些无处不在的小生命，早已被朝夕相伴的居民们宠坏，乃至许多见到人后，非但面无惧色，反而有恃无恐，似乎它们才是山谷真正的主人。

譬如，吃惯了百家饭的小野猫，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懒洋洋地半卧在马路中间打哈欠、伸懒腰，那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悠然神态，惹得过往车辆的驾驶员顿生怜爱，为不惊扰猫咪，人们连喇叭也不敢按，全都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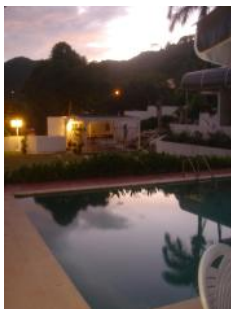
顽皮的松鼠也很过分，在枝头草地上蹿下跳尤嫌不过瘾，竟然好几次跳上窗台，旁若无人地隔着玻璃与正在伏案的我对视，想必也是从未尝到过人的厉害。

还有肥大臃肿的松鸡，估计同样是养尊处优惯了，以至于翅膀很可能已经丧失了飞翔功能，退化到只会从一个枝头到另一个枝头做短距离滑翔。

当然，与上面这些泰然自若的动物相比，也有天生胆小如鼠的，那便是果子狸。这种灰头土脸的家伙兴许知道自己不招人待见，因此总喜欢在夜深人静时才蹑手蹑脚地出来活动，一旦与人狭路相逢，即以闪电般的速度逃离。不过，偶尔它们也有成为瓮中之鳖的时候。一次，一只果子狸顺着树干下到半人高的垃圾桶边觅食，一不小心踩空掉了进去，见桶内四壁光滑，无路可逃，索性闭上眼睛，蜷缩成一团静静地装死。这自欺欺人的一幕恰巧被我借着微弱的灯光看见，不由得忍俊不禁。

极少数情况下，山谷里还会有不速之客造访，它们一经出现，往往会掀起不大不小的波澜。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下班后正沿着小路跑步，忽然一片阴影从头顶快速



大使官邸一角

掠过，耳边随即传来一连串怪异的叫声，吓得路边的行人面面相觑。寻着声音驻足举目，我看到有两只凌空而舞的鸚鵡正比翼低飞，它们硕大的翅膀色彩斑斓，伸展开来足足超过一米。对我来说，体型这么巨大的鸚鵡还是头一次见到，真是大开眼界。

另有一次，我正在吃晚饭，突然屋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只见同事神色紧张，面露惊骇，一边比划，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刚要跨出房门，猛然间发现院子里端坐着一个浑身是毛的“陌生人”，正一动不动地望着他，吓得他只好跑来求援，请大家赶紧去看个究竟。可当我们拿着随手抄来当作武器的棍棒，三步并作两步赶到时方注意到，同事所说的那个“陌生人”，其实不过是一只树獭。这种浑身披着长毛，行动迟缓，主要分布在中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树栖动物，不知怎的在太阳落山后竟然摸黑闯进了使馆，害得众人虚惊一场。

伊甸桃源

自然环境惬意，人文环境也不一般。

俗话说，仓廩实而知礼节。山谷居民衣食无忧，生活优裕，平日里自然也谦和恭良，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不论匆匆而过，还是散步或者慢跑，不管是否认识，只要街坊邻里相互遇见，彼此间总会面带微笑打个招呼。若是同路，两个陌生人边走边聊也不足为奇。有时，熟识的人驾车迎面相遇，为了寒暄，干脆把车停在路中间，彼此摇下车窗，探出头来说上几句。碰到这种情况，跟在后面的车辆一般都会耐心等待，鲜有急不可待按喇叭催促人家赶快让道的。

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常有居民在自家院内举办烧烤晚会，为图热闹，除了亲朋好友外，左邻右舍也很有可能被邀请出席，而且酒足饭饱后，接下来照例还要唱歌跳舞。这样一来，欢笑声和音乐声便久久回荡在山谷，一般不到下半夜不会曲终人散，真乃“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啊。

对于山谷居民的热情好客我深有体会。不止一次，我在跑步途中遇到不期而至的暴雨，无奈只好躲到路边屋檐下避雨。房东发觉后，总是客气地将我让进屋内，一面递毛巾，一面嘘寒问暖，对我踩脏地板丝毫不介意。还有几次，见我锻炼过后大汗淋漓，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就主动把我请进自家花园，一边吩咐佣人给我榨果汁，一边陪我参观精心修饰的庭院。

如此，每天处在这样一个深幽静丽、鸟语花香、邻里亲善的氛围里，人在不知



6 | 在路上——一个外交官的海外散记

不觉中会感到神清气爽，心情舒畅。有时候我想，倘若季羨林先生到过此地，恐怕他老人家就不见得会在《泰山颂》里题写那句“伊甸桃源，谁堪比肩”了吧。



使馆旧馆对面的山谷民居

山雨欲来风满楼

然而，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表面的祥和宁静，并不能掩盖暗流的涌动。其时的委内瑞拉，正经历着一场深刻而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这场变革犹如火山喷发释放出的灼热岩浆，很久之前就已在地下酝酿。

了解这个国家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委内瑞拉是西半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早在1914年即进入了商业原油开采阶段。自那时起，虽然石油收入源源不断，但大部分却被英美等西方跨国公司及其在委内瑞拉国内处于上层社会的代理人垄断，寻常百姓几乎与之无缘。1958年军人独裁结束以后，委内瑞拉政坛一直由两大传统政党轮流执政。这些所谓的“政治精英”，对外依附外国势力，对内代表工商界和权贵阶层利益，凭借手中把持的特权，垄断石油工业等国家重要经济命脉，积累起大量财富，过着连欧美发达国家中产阶层都艳羡的富裕生活。而与此同时，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底层民众，政治上被排斥，经济上长期在贫困中挣扎，久而久之，积

蓄起了越来越多的失望和不满，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变得愈发强烈。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变革的力量应运而生，这其中的领军人物，便是后来为世人所熟知的查韦斯总统。

查韦斯出身贫寒，早年从军，饱尝底层民众疾苦，深受南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思想的影响，渴望探索一条能使下层百姓平等参政、人人有机会共享石油财富的发展道路。受这种理想驱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查韦斯就创建了“玻利瓦尔革命”秘密组织。1992年，时任空降营中校营长的他，毅然发动了旨在推翻佩雷斯总统的“二四”兵变。尽管兵变失败，锒铛入狱，但查韦斯初衷不改，两年铁窗生涯一结束，他就立即创立了“第五共和国运动”。1998年12月，查韦斯参加大选并一举获得胜利，次年2月宣誓就任总统。

执政伊始，查韦斯总统即向世人展示了他大刀阔斧的军人作风，以疾风暴雨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展开了一系列改革。这些变革使中下层劳苦大众欢欣鼓舞，但却因为触动了传统势力的既得利益而招致不满。慢慢的，这个曾经被誉为拉美“一朵花”和地区“民主橱窗”的加勒比国家，空气中开始弥漫着一股令人不安的阶级对立情绪。

对于委内瑞拉所发生的一切，外国观察家明察秋毫。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西方外交官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预言，这个国家迟早要发生剧变，即便没有查韦斯出现，也还会涌现出其他类似的人物。美国前驻委内瑞拉大使沙皮罗先生对此则有着更为生动的描述。他说，加拉加斯正被一堵看不见、摸不着的“柏林墙”分隔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出事”在所难免……

完全可以想象，在这样一种动荡的环境中，我们所处的山谷自然也不可能再如以往那样风平浪静，相反，那种紧张和压抑，让人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

黑云压城城欲摧

果不出所料，危机终于爆发了。

2002年4月11日，一批现役军人发动政变，将查韦斯总统赶下台，并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此举立即产生重大国际影响，委内瑞拉国内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游行，要求恢复查韦斯的总统权力。四十七小时后，在忠于他的军人积极营救和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支持下，查韦斯回到了总统府。此后，拥护和反对他的两派政治力量势如水火，群众集会游行此起彼伏，暴力冲突时有发生。

我刚到加拉加斯是2003年初，立足未稳便赶上了惊涛骇浪。

其时，由反对派联盟发起的全国大罢工已经进行了一个月。这场始于2002年12



月初，企图逼迫查韦斯总统下台的罢工，从石油工业开始蔓延，前后持续了六十三天，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这个国家堪称史无前例。

罢工造成百业萧条，国民经济蒙受惨重损失。据统计，仅2003年一季度，委内瑞拉生产总值就下降了29%，各主要行业指标皆大幅降低，其中建筑、石油、进出口贸易、加工制造等行业的降幅分别为64%、46.7%、



路边的示威民众

33.6%和30%，其他如交通运输、物流仓储及金融业的降幅也达到两位数。由此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即达七十五亿美元（也有说超过一百亿），间接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或许，局外人在读到上面冷冰冰的数字时，除了枯燥乏味之外，不会再有更多的感受。但作为一名亲历者，我对那一个个漫长的日日夜夜，今生今世都难以忘怀。

那段时间，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支持和反对查韦斯总统的两派势力就已经浩浩荡荡地出现在街头，放眼望去，彩旗飞舞，人头攒动。随手打开电视机调到任一频道，正常的节目已经中断，屏幕上充斥的全是关于示威的现场报道，耳旁听到的则是播音员的极力鼓噪。这种场面让上年纪的中国人看了以后颇为眼熟。

为达到激化矛盾、浑水摸鱼的目的，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借机煽风点火，想方设法挑起事端。不止一次，他们藏匿于路旁建筑物内，瞅准时机，用随身携带的轻便武器向人群射击，造成伤亡后，千方百计嫁祸于人。这种情况一经发生，双方往往各执一词，相互指责，令真相扑朔迷离，如坠入云雾中。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小小山谷平素里的清幽静寂转眼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街角、路口荷枪实弹的军人，以及打着标语、高呼口号的游行人群。

罢工形势最严峻的那段时间，有好几次，试图冲破阻拦的人群与严阵以待的士兵就在使馆围墙之外的街角发生激烈冲突。双方扭打成一团，石块、瓶子、棍棒横飞，怒骂声、叫喊声混成一片。为驱散情绪失控的人群以平息事态，负责维持秩序的士兵们不得已只好发射催泪弹。刹那间，只见烟雾升腾，刺鼻的瓦斯随风漂散。害得使馆墙内正在办公的我们，一个个全都像被灌了辣椒水，被呛得呼吸困难，泪流满面。可是躲又无处躲，藏又无处藏，于是只得临时找来湿毛巾堵住口鼻。不知情的人看到大伙一面唏嘘不止，一面不住揉着红肿眼睛的场面，还以为馆里发生了什么大悲大恸的事。

白天人声鼎沸，夜晚同样不得安宁。

余怒未消的反对派示威者为发泄心中的愤懑，还异想天开地发明了敲锅抗议法。他们专挑夜幕降临以后的安静时辰，约定好时间后，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每当这时，叮叮当当的刺耳金属声便回荡在整个山谷，让人不胜其烦。

完全可以想象，一旦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被打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必将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便是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

由于石油工业停产，委内瑞拉这个昔日富得流油的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和出口国，竟沦落到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石油的地步，堪称是该国近百年来的头一遭。但即使这样，绝大多数车辆还是因为没有燃料而不得不趴窝。偶尔，个别加油站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点汽油来，此消息立刻不胫而走，只见不大会儿工夫，远道而来专程加油的车辆就能排成几公里的长蛇阵。

针对燃料紧缺的状况，使馆也采取了应急措施。一方面，除保障大使公务和办公室采购食品车辆的用油需要外，不到万不得已，其余部门的车辆一律暂停行驶。另一方面，使馆还千方百计寻找油源。办公室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小伙子，也不知用了什么办法，居然像变戏法儿一样从老远之外弄到一整桶汽油，真可谓雪中送炭，一下子化解了燃眉之急。不过，出于安全考虑，他也只能趁深更半夜，街头活动平息后，才敢轻手轻脚地把宝贵的油料运进馆里。说起来，现在的孩子都是家里的独苗儿，人家头一次远离父母出门在外就碰上这种险事儿，却能处乱不惊，着实令人佩服。

行的困难稍有缓解，吃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因为罢工，几乎所有的商场都大门紧闭，即使有个别店铺坚持营业，每天也不过只开一两个小时，而且还限量供应。幸亏使馆有库存储备，于是乎，午餐肉罐头和各类酱菜就成了那段时间里的当家菜，好在终究没有让大家饿肚子。可起劲儿折腾的反对派却无意之中尝到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儿。常言道，乍贫难改旧家风。过惯了舒坦日子的有钱人，离开了可口可乐和威士忌都仿佛度日如年，真不知那长达两个多月的罢市他们是如何咬牙熬过来的。

无论如何，如果说催泪瓦斯、敲锅抗议、缺油少吃对我们的影响尚属“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话，那么有些事则另当别论了。

见罢工不能撼动查韦斯总统的执政根基，反对派阵营里有些激进分子便气急败坏，他们使出了造谣中伤的卑鄙伎俩，利用旗下掌控的私人媒体无端揣测，一边妄称中国一直在向委内瑞拉输出意识形态并在暗中扶持查韦斯，一边利用中委双边合作项目大做文章，捏造和散布毫无根据的虚假消息。其中有一则报道至今听起来仍然格外好笑。该报道绘声绘色地描述说，在当地参与两国铁路合作项目的中方工程

技术人员，其实都是些中国军人，他们乔装打扮，秘密入境，目的在于随时策应查韦斯总统……简直是无稽之谈。

然而，就是对这种不着边际的虚构和诽谤，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山谷居民中竟也有人信以为真。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将一腔邪火转化为行动，全部发泄到中国大使馆和中国人头上。在被这样一种不理智情绪冲昏头脑的情况下，便有了如下的一幕幕：

大使刚刚走出官邸，正巧有一位文质彬彬的长者拄着拐杖从身旁走过，后者见擦肩而过的是中国人，立即扭过头来出言不逊。

穿着体面的老妇人将车停在使馆门前，摇下车窗，用颤微微的声音激愤地高呼：“中国人，滚出去！”

在人行道上正常行走的馆员，莫名其妙地被不知从哪里冒出的车辆低速尾随，车内素不相识的驾驶员，一边不停地鸣笛，一边歇斯底里地叫骂，直到馆员拐进使馆后才悻悻离开。

身着红色休闲服出门，立刻被走火入魔的反对派分子误以为是查韦斯的拥护者而遭到恶语相加。可若将衣服换成白色或者绿色，则又被查韦斯阵营的拥趸当成是反对派的支持者。阶级对抗无处不在，连旁观者都无所适从，及至穿衣戴帽这样的细微琐事也不得不谨小慎微，程度可见一斑。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说政治吞噬人，从古至今概莫能外。严重的意识形态纷争，使得一向慈眉善目的山谷居民一夜之间判若两人。如非亲眼所见，我实在不敢相信。

较之恶言恶语，还有一些人的出格举动，则几近把我们逼入险境。

一次，几个陌生人趁夜色深沉，偷偷摸摸地将几个废旧轮胎点燃，然后让烧着的轮胎顺着倾斜的山路滚到使馆院墙根前，多亏被馆员及时发现，才没有最终酿成灾祸。

我后来听说，早在我赴任之前，类似的危险大家已经历过好几次。为防不测，国内甚至要求每位馆员都填写了家人的详尽联系方式，此举的用意不言而喻。

我还听前辈说，2002年4月11日政变发生前，政变分子曾拟定了攻占中国大使馆的计划。政变期间，甚至还有人打电话，气势汹汹地质问使馆里是否藏匿有流散的政府内阁成员。这当然纯属子虚乌有，立刻被大使秘书以一句“他们在自己应该在的地方”予以回绝。可见当时的情形已经危在旦夕。好在两天后政变流产，查韦斯总统重新掌控局面，政变分子的种种阴谋才未能得逞，否则，结局实在无法预料。

总之，长时间处在这样一种提心吊胆的气氛里，会让人感觉到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阴郁和窒息。可尽管如此，大家却无暇顾及，因为每天都要密切关注时局变化，并需将最新发生的情况及时报告国内。光完成这些工作，人就已经累得筋